

# 一部法国小说 *Un roman français*



Frédéric Beigbeder [法]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 著 金龙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一部法国小说 Un roman français

Frédéric Beigbeder [法]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 著 金龙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1 - 3311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一部法国小说 / ( 法 ) 贝格伯德著 ; 金龙格译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1

ISBN 978-7-02-007399-3

I . ① —… II . ① 贝…② 金… III . ①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1 ) 第 131581 号

Un roman français

Frédéric Beigbeder

Copyright © 2009 by Frédéric Beigbeder

Photo Copyright © Denis Rouvre

Copyright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装帧设计: 董红红

一部法国小说

[ 法 ] 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 著

金龙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399-3

定价: 25.00 元

Un roman français

像春天一样，孩子们茁壮成长  
随后，他们进入夏天  
寒冬把他们带走，他们从前的模样  
从此不会再现

——皮埃尔·德·龙沙  
《献给安托万·德·查斯泰涅的颂歌》，一五五〇年



献给我的家人  
以及属于我们家庭一员的  
普里斯西娅·德·拉弗尔卡德





## 目录

序 幕 / 009

一 折断的翅膀 / 011

二 消失了的恩典 / 013

三 突然忆起的往事 / 016

四 元音，辅音 / 020

五 被捕花絮 / 023

六 盖塔利，一九七二年 / 026

七 人间地狱 / 029

八 原始的耙子 / 033

九 一部法国小说 / 037

十 跟家人在一起 / 044

十一 独裁统治的结束 / 047

十二 在成为我的父母之前他们是  
邻居 / 051

十三 对朗贝尔一家的新发现 / 061

十四 供述问题 / 069

- 十五 情感的巨大闸口 / 080
- 十六 在纳伊消逝的岁月 / 085
- 十七 患上幽闭恐惧症 / 095
- 十八 法国式离婚 / 101
- 十九 范·沃格特的“非A”和弗雷德的“A” / 106
- 二十 拉特尔夫夫人画的肖像 / 117
- 二十一 被遗忘的手指 / 120
- 二十二 重返盖塔利 / 123
- 二十三 阿尔贝梅特大街 / 125
- 二十四 盒式录音磁带 / 131
- 二十五 让我得到启发的孩子 / 135
- 二十六 科学离题 / 143
- 二十七 横穿巴黎 / 144
- 二十八 前者的弟弟 / 153
- 二十九 可以生活得更好些 / 161
- 三十 喂饱的孩子 / 165
- 三十一 合法的德堡拘留所 / 170
- 三十二 梦幻与谎言 / 174
- 三十三 真真假假 / 179
- 三十四 第二个父亲 / 183
- 三十五 失忆症痊愈 / 189
- 三十六 那一天我伤透了妈妈的心 / 192

|     |                         |
|-----|-------------------------|
| 三十七 | 父母亲的财产继承清单 / 197        |
| 三十八 | 法国梦 / 201               |
| 三十九 | 有虚构癖的人 / 203            |
| 四十  | 获释 / 205                |
| 四十一 | 纽约，一九八一或一九八二年 / 209     |
| 四十二 | 总结 / 213                |
| 四十三 | 亚特兰蒂斯的A / 215           |
|     | 跋 / 217                 |
| 附录  | 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访谈录 / 223     |
| 译后记 | 法国当代文坛绕不过去的“文学现象” / 227 |



## 序 幕

我现在的年龄比我的曾外祖父还要大。在第二次香槟战役<sup>①</sup>中，蒂博·德·查斯泰涅上尉中弹倒下时才三十七岁，那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十五分，在司瑞普山谷和阿贡森林边缘之间。我想知道更多的细节，只好缠着我的母亲，软磨硬泡地向她提了许多问题。我们家族的这位英雄是个无名小卒。他被安葬在多尔多涅省的小波利城堡（我舅舅家），但我在沃古贝尔城堡（我另一个舅舅家）见过他的一帧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身着蓝色军服，身材颀长，头上的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蒂博在给我曾外祖母的最后一封信中明确地说，他没有剪开铁丝网开辟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通道的钳子。他说他的阵地是一片平坦的白垩质土地，不间断的大雨把地面变成了烂泥坑；他还透露，他已经接到了第二天早晨发起进攻的命令。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的绝笔信就像是一部snuff movie——没有经过特技处理、包含有凶杀镜头的恐怖电影。黎明时分，他哼唱着《纪龙德之歌》<sup>②</sup>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为祖国献身，这是最光荣的使

---

① 一九一五年春，法英联军先后在法国香槟、阿杜瓦等地区对德军发动进攻，伤亡巨大却收效甚微。九至十一月，法英联军连续发动进攻，但仅向前推进二至四千米，由于损失巨大，被迫停止攻击，双方凭阵地对峙，再次处于僵持状态。——译注（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② 法国第二共和国国歌，由大仲马作词、《马赛曲》的作曲者鲁热·德·利斯勒谱曲，至今仍传唱于法国军队中。

命，虽死犹生！”第一百六十一兵团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不出所料，我的曾外祖父和他手下的士兵被德军的机关枪扫成了肉泥，在氯气中窒息而死。可以说，蒂博是被他所处的等级制度杀害的。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正当英年，而法国却命令他为其献身。不，更确切地说，是法国给他下达了杀身成仁的命令，倘若这个假设成立，那他的命运遭际便富有一种奇怪的现实性。就像后来的日本神风突击队队员或者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这位拥有四个孩子的父亲在真相了然于心的情况下以身殉国。这位十字军骑士的后代被迫效仿耶稣基督：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就是这位像十字一样被钉在香槟地区的铁丝网上的英勇骑士的后裔。

## 一 折断的翅膀

我刚刚获悉，我哥哥在我的拘留期开始时荣膺国家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警察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把我的两只手铐在背后，他们只是在过了一些时间，在把我转移到主恩医院以及第二天晚上我在西岱岛上的拘留所里被起诉的时候才这么干的。共和国总统刚刚给我哥哥写了一封令人陶醉的贺信，祝贺他为振兴法国经济所作的贡献：“您是我们热切期望的资本主义的榜样，是企业家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投机商的资本主义。”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巴黎八区的警察分局里，几名身穿蓝色制服、腰带上别着手枪系着警棍的警官把我剥得一丝不挂，没收了我的手机、手表、信用卡、钞票、钥匙、护照、驾驶证、皮带和围巾，提取了我的唾液和指纹，掀起我的睾丸检查我是不是在屁眼里藏了什么东西，让我举着一块记录了我的身体测量数据的纸板，从正面、侧面、半侧面给我拍照，然后把我押进了一个墙上布满涂鸦、干血迹和鼻涕的两平方米大小的囚室。当时我并不知道，几天之后，我要去爱丽舍宫，在比我的囚室宽敞得多的宴会大厅里参加哥哥的骑士勋位勋章的授勋仪式；我并不知道我会在那里透过大块玻璃观景窗凝望花园里的橡树叶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我召唤，邀我走进总统府花园。在这个黑漆漆的夜晚，在清晨四点钟光景，我躺在一条水泥长凳上，觉得事情是明摆着的：上帝相信了我哥哥，但把我抛弃了。两个在童年的时候如此不相上下的

人，他们怎么会遭遇如此截然不同的命运？我因为和一个朋友在街上吸食毒品，刚刚接受警方讯问。在隔壁的单人囚室里，一个扒手不是很有信心地用拳头敲打着玻璃，但他敲得很有规律，就是不给其他犯人有丝毫的睡觉的机会。反正，想睡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算那些在押犯停止了鬼哭狼嚎，警察也会在走廊里大呼小叫，仿佛他们的犯人个个都是聋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汗渍、呕吐物和在微波炉里加热时间不够的胡萝卜牛肉的味道。当一个人没有了手表，当其他人谁也不想把天花板上一闪一闪的白色氖灯关掉时，时间便过得特别慢。在我的脚边，有一名由于酒精中毒而昏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呻吟、打呼噜，在满是污垢的水泥地上噼里啪啦地放着响屁。这里冷冰冰的，而我闷得慌。我试图什么也不去想，但这不可能做到：一个人一旦被关进一个非常狭小的笼子里，便会陷入可怕的胡思乱想之中，他枉然地想把恐惧推到一边，有些人会跪着祈求别人放他出去，或者歇斯底里地发作，有时还企图结果自己的性命，或者交代一些他们并没有犯下的罪行。若能弄到一本书或者一片安眠药，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出。由于我既没有书籍，又没有安眠药，我开始闭着眼睛，不用钢笔，在我的脑海里写着这些文字。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你和那天晚上的我一样逃离。



## 二 消失了的恩典

我已经想不起我的童年了。我这么说的时侯，没有人相信。没有谁会不记得自己的过去，假如从前的生活被忘记了，那还有什么活头呢？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之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零岁到十五岁这段岁月在我面前犹如一个黑洞（根据天体物理学的解释，黑洞是引力场很强的一种天体，任何形式的物质，甚至连光也不能从中逃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自己很正常，以为其他人也像我一样统统患了遗忘症。可是，假如我问他们“你还记得自己的童年吗”，他们会跟我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事情。让我无地自容的是，印刷我的自传时所使用的是隐形墨水。我的童年为什么就不能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呢？我感觉自己被这个世界淘汰出局了，因为这个世界都可以进行考古，而我却不行。我就像一名越狱犯一样，把自己留下的痕迹清理得一干二净。每次当我说到自己的这种残疾，我的父母亲都会抬头仰望天空。我的家人不以为然，我的童年伙伴愤愤不平，以前的女友们恨不得拍出一些照片资料来加以证明。

“弗雷德里克，你没有丧失记忆。你没把我们放在心上，仅此而已！”

遗忘症患者常常伤害到别人，亲人们把他们视为否定主义者<sup>①</sup>，似乎他们存心要把过去的一切统统忘得一干二净。我可不

---

① 原指对纳粹瓦斯毒气室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人。